金史/卷9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 卷九十二 ◄

金史
卷九十三 列傳第三十一

► 卷九十四 →

顯宗諸子琮(本名承慶) 瑰(本名桓篤) 從彝(本名阿憐) 從憲(本名吾里不) 玠(本名謀良虎) 章宗諸子洪裕 洪靖(本名阿虎懶) 洪熙(本名訛魯不) 洪衍(本名撒改) 洪輝(本名訛論) 忒鄰 衞紹王子從恪 宣宗三子莊獻太子守忠 玄齡 荊王守純(本名盤都) 獨吉思忠 承裕 僕散揆 抹撚史抏搭 宗浩

顯宗諸子

顯宗孝懿皇后生章宗，昭聖皇后生宣宗，諸姬田氏生鄆王琮、瀛王瑰、霍王從彝，劉氏生瀛王從憲，王氏生溫王玠。

鄆王琮，本名承慶，母田氏，其後封裕陵充華。琮儀觀豐偉，機警清辯，性寬厚，好學。世宗選進士之有名行者納坦謀嘉教之，女直小字及漢字皆通習。及長，輕財好施，無慍色，善吟詠，不喜聞人過，至於騎射繪塑之藝，皆造精妙。大定十八年，封道國公。二十六年，加崇進。章宗即位，遷開府儀同三司，封鄆王。明昌元年，授婆速路獲火羅合打世襲猛安，留京師。五年，薨。上輟朝，親臨奠於殯所。謚曰莊靖，改莊惠。

瀛王瑰，本名桓篤，鄆王琮之同母弟也。重厚寡言，內行修飭，工詩，精於騎射、書藝、女直大小字。大定二十二年，封崇國公。二十六年，加崇進。章宗即位，遷開府儀同三司，封瀛王。明昌三年，薨。敕葬事所須皆從官給，命工部侍郎胥持國等典喪事。比葬，帝三臨奠，哭之慟。謚曰文敬。其後帝謂輔臣曰：「王性忠孝，兄弟中最為善人，

故朕嘗令在左右。溫王雖幼，亦佳。不二旬俱逝，良可哀悼。」

霍王從彝，本名阿憐，母田氏早卒，溫妃石抹氏養為己子。大定二十五年，封宿國公，加崇進。二十六年，賜名瓚。章宗即位，封沂王。明昌元年，諭旨有司曰：「豐、鄆、瀛、沂四王府各賜奴婢七百人。」四年，詔追封故魯王孰輦為趙王，以從彝為趙王后。承安元年，為兵部尚書，改封蔡。四年，除秘書監。泰和五年，賜今名。八年，封霍。貞祐二年，薨。

瀛王從憲，本名吾里不，母劉氏，後封裕陵茂儀。大定二十六年，賜名琦。章宗即位，加開府儀同三司，封壽王。承安元年，以郊祀恩進封英。四年，改封瀛。泰和五年，更賜今名。六年，授秘書監。八年，薨。

從憲風儀秀峙，性寬厚，善騎射，待府僚以禮，秩滿去者皆有贐。帝尤愛重，初以病聞，即臨問之，賜錢五百萬。還宮，詔府僚上其疾增損狀，仍敕門司夜一鼓即奏，比五更重言之。及薨，上哭之慟，為輟朝臨奠者再。諭旨判大睦親府事宛王永升曰：「瀛王家事，叔宜規畫。聞其二姬方孕，若生子，即以付之。」以右宣徽使移剌都護其喪葬，斂以內庫之服，其餘所須，亦從官給。謚曰敦懿。

溫王玠，本名謀良虎，母王氏，後封裕陵婉儀。玠幼穎秀，性溫厚，好學。大定二十九年，章宗即位，加開府儀同三司，封溫王。明昌三年，薨，年十一。訃聞，上為輟朝，親臨奠哭之。謚曰悼敏。

章宗諸子

章宗欽懷皇后生絳王洪裕，資明夫人林氏生荊王洪靖，諸姬生榮王洪熙、英王洪衍、壽王洪輝。元妃李氏生葛王忒鄰。

洪裕，大定二十六年生。是時顯宗薨逾年，世宗深感，及聞皇曾孫生，喜甚。滿三月，宴于慶和殿，賜曾孫金鼎，金香合，重彩二十端，骨睹犀、吐鶻玉山子、兔兒垂頭一副，名馬二匹。章宗進玉雙駝鎮紙、玉琵琶撥、玉鳳鈎、骨睹犀具佩刀、衣服一襲。世宗禦酒歌歡，乙夜方罷。二十八年十月丙寅，薨。明昌三年，追封絳王，賜名。

洪靖，本名阿虎懶，明昌三年生。生而警秀，上所鍾愛。四年，薨。承安四年，追

封荊王，賜名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

洪熙，本名訛魯不，明昌三年生，未彌月薨。承安四年，追封榮王，賜名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

洪衍，本名撒改，明昌四年生，未幾薨。承安四年，追封英王，賜名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

洪輝，本名訛論，承安二年五月生，彌月，封壽王。閏六月壬午，病急風，募能醫者加宣武將軍，賜錢五百萬。甲申，疾愈，印《無量壽經》一萬卷報謝，衍慶宮作普天大醮七日，無奏刑名，仍禁屠宰。十月丁亥，薨，備禮葬。

忒鄰，泰和二年八月生。上久無皇嗣，祈禱於郊、廟、衍慶宮、亳州太清宮，至是喜甚。彌月，將加封，三等國號無愜上意者，念世宗在位最久，年最高，初封葛王，遂封為葛王。十二月癸酉，生滿百日，放僧道度牒三千道，設醮玄真觀，宴于慶和殿。百官用天壽節禮儀，進酒稱賀，三品以上進禮物。泰和三年，薨。

衛紹王子

衛紹王六子，大定二十六年，賜名猛安曰琚，按出曰瑄，按辰曰璪。泰和七年，詔按辰出繼鄭王永蹈後，詔曰：「朕追惟鄭邸，誤蹈非彝，槁窆原野，多曆歲年，怛然軫懷，有不能已，乃詔追複王爵，備禮改葬。今稽式古典，命汝為鄭王后，守其祭祀。」大安元年，封子六人為王，從恪胙王，有任王、鞏王，餘弗傳。是歲，從恪為左丞相。二年八月，立從恪為皇太子。至甯末，胡沙虎殺衛王，從恪兄弟皆廢居中都。貞祐二年，徙鄭州。四年，徙居南京。天興元年，崔立以從恪為梁王，汴京破，死焉。

贊曰：章宗晚年，繼嗣不立，遂屬意衛紹王。衛紹歷年不永，諸子凡禁錮二十餘年，鎬厲王諸子禁錮四十餘年，長女鰥男皆不得婚嫁。天興初，方弛其禁，金亡祚後可知矣。

宣宗三子

莊獻太子，名守忠，宣宗長子也。其母未詳，說在《王后傳》。胡沙虎既廢衛王，時上未至，迎守忠入居東宮。貞祐元年閏九月甲申，立為皇太子，詔曰：「朕以眇躬，

嗣服景命，念祖宗之遺統，方夙夜以靡遑，將上以承九廟之靈，而下以系多方之望。皇太子守忠性秉溫良，地居長嫡，以次第言之，則宜升儲嗣，以典禮質之，則足愜群情，其立為皇太子。」十月己未，以鎮國上將軍。太子少保阿魯罕為太子少師。庚申，上遣諭曰：「朕宮中每事裁減，汝亦宜知時難，斟酌撙節也。」又謂曰：「時方多艱，每事當從貶損，吾已放宮人百餘矣，東宮無用者亦宜出之。汝讀書人，必能知此也。」二年四月，宣宗遷汴，留守中京。七月，召至汴。三年正月，薨。上臨奠殯所凡四次。四月，葬迎朔門外五里。謚莊獻。五月，立其子鏗為皇太孫，始二歲。十二月薨，四年正月，賜謚沖懷太孫。

玄齡，或曰莊獻太子母弟，早卒，未封爵。或曰麗妃史氏所生。

荊王守純，本名盤都，宣宗第二子也。母曰真妃龐氏。貞祐元年，封濮王。二年，為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，權都元帥。上諭帥府曰：「濮王年幼，公事殊未諳，卿等毋以朕子故不相規戒。凡見將校，令謙和接遇可也。」三年，為樞密使。四年，拜平章政事。興定元年，授世襲東平府路三屯猛安。三年，以知管差除令史梁瓗，誤書轉運副使張正倫宣命，奏乞治罪。上曰：「令史有犯，宰臣自當治之，何必關朕耶？」是年三月，進封英王。時監察禦史程震言其不法，宣宗切責，杖司馬及大奴尤不法者數人。四年九月，守純欲發丞相高琪罪，密召知案蒲鮮石魯剌、令史蒲察胡魯、員外郎王阿里謀之，且屬令勿泄，而石魯剌、胡魯輒以告都事僕散奴失不，奴失不白高琪。及高琪伏誅，守純劾三人者洩密事，奴失不免死，除名，石魯剌、胡魯各杖七十，勒停。

元光二年三月壬子，上戒諭守純曰：「始吾以汝為相者，庶幾相輔，不至為人譏病耳。汝乃惟飲酒耽樂，公事漫不加省，何耶？吾常聞人言己過，雖自省無之，亦未敢容易去懷也。」又曰：「吾所以責汝者，但以崇飲不事事之故，汝勿過慮，遂至奪權。今諸相皆老臣，每事與之商略，使無貽物議足矣。」

是年十二月庚寅，宣宗病喉痹，危篤，將夕，守純趣入侍。哀宗後至，東華門已閉，聞守純在宮，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總領移剌蒲阿集軍三萬余屯東華門外。部署定，扣門求見。都點檢駙馬都尉徒單合住奏中宮，得旨，領符鑰開門。哀宗入，宰相把胡魯已遣人止丞相高汝礪，不聽入宮，以護衛四人監守純於近侍局。是夕，宣宗崩。明日，哀宗即位。

正大元年正月，進封荊王，罷平章政事、判睦親府，封真妃龐氏為荊國太妃，三月，

或告守純謀不軌，下獄推問。慈聖宮皇太后有言于帝，由是獲免，語在《皇后傳》。守純三子，長曰訛可，封肅國公，天興元年三月進封曹王，出質於軍前。次曰某，封戴王。次曰孛德，封鞏王。

天興初，守純府第產肉芝一株，高五寸許，色紅鮮可愛，既而枝葉津流，濡地成血，臭不可聞，鏟去複生者再。夜則房榻間群狐號鳴，秉燭逐捕則失所在。未幾，訛可出質，哀宗遷歸德。明年正月，崔立亂。四月癸巳，守純及諸宗室皆死青城。

贊曰：《詩》雲：「天難忱斯，不易維王，天位殷適，使不挾四方。」信哉！守忠立為太子，未幾而薨，其子鏗立，又薨，哀宗複乏嗣，豈非天乎。正大間，國勢日蹙，本支殆盡，哀宗尚且疏忌骨肉，非明惠之賢，荊王幾不能免，豈「宗子維城」之道哉！

獨吉思忠

獨吉思忠，本名千家奴。明昌六年，為行省都事，累遷同簽樞密院事。承安三年，除興平軍節度使，改西北路招討使。初，大定間修築西北屯戍，西自坦舌，東至胡烈麼，幾六百里。中間堡障，工役促迫，雖有牆隍，無女牆副堤。思忠增繕，用工七十五萬，止用屯戍軍卒，役不及民。上嘉其勞，賜詔獎諭曰：「直乾之維，扼邊之要，正資守備，以靖翰籓，垣壘弗完，營屯未固。卿督茲事役，唯用戍兵，民不知勞，時非淹久，已臻休畢，仍底工堅。賴爾忠勤，辦茲心畫，有嘉乃力，式副予懷。」賜銀五百兩、重幣十端。入為簽樞密院事，轉吏部尚書，拜參知政事。

泰和五年，宋渝盟有端，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。揆奏宋人懦弱，韓侂胄用事，請遣使詰問。上召大臣議。左丞相宗浩曰：「宋久敗之國，必不敢動。」思忠曰：「宋雖羈棲江表，未嘗一日忘中國，但力不足耳。」其後果如思忠策。六年四月，上召大臣議伐宋事，大臣猶言無足慮者。或曰：「鼠竊狗盜，非用兵也。」思忠執前議曰：「不早為之所，彼將誤也。」上深然之。

七年正月，元帥左監軍紇石烈執中圍楚州，久不能下，宰臣奏請命大臣節制其軍，及益兵攻之。思忠請行。上曰：「以執政將兵攻一小州，克之亦不武。」乃用唐宰相宣慰諸軍故事，以思忠充淮南宣慰使，持空名宣敕賞立功者。詔大臣宿于秘書監，各具奏帖以聞。明日，詔百官集議於廣仁殿，問對者久之。既而宋人來請和，議遂寢。

頃之，進拜尚書右丞。大安初，拜平章政事。三年，與參知政事承裕將兵屯邊，方繕完烏沙堡，思忠等不設備，大元前兵奄至，取烏月營，思忠不能守，乃退兵，思忠坐解職。衛紹王命參知政事承裕行省，既而敗績於會河堡雲。

承裕

承裕，本名胡沙，頗讀孫、吳書，以宗室子充符寶祗候。除中都左警巡副使，通括戶籍，百姓稱其平。遷殿中侍御史，改右警巡使、彰德軍節度副使、刑部員外郎，轉本部郎中。曆會州、惠州刺史、遷同知臨潢府事，改東北路招討副使。以病免，起為西南招討副使。

泰和六年，伐宋，遷陝西路統軍副使，俄改通遠軍節度使、陝西兵馬都統副使，與秦州防禦使完顏璘屯成紀界。宋吳曦兵五萬由保岔、姑蘇等谷襲秦州，承裕、璘以騎兵千餘人擊走之，追奔四十里，凡六戰，宋兵大敗，斬首四千餘級。詔承裕曰：「昔乃祖乃父，戮力戎旅，汝年尚少，善於其職，故命汝與完顏璘同行出界。昔汝自言得兵三萬足以辦事，今以石抹仲溫、術虎高琪及青宜可與汝軍相合，計可六萬，斯亦足以辦矣。仲溫、高琪兵道險阻，汝兵道甚易也。自秦州至仙人關才四百里耳，從長計畫，以副朕意。」詔完顏璘曰：「汝向在北邊，以幹勇見稱，頃以過失，逮問有司。近知與宋人奮戰，故特赦免，仍充副統，如能佐承裕立功業，朕於官賞，豈複吝惜。聞汝臨事頗黠，若複自速罪，且不赦汝矣。」宋吳曦使其將馮興、楊雄、李珪以步騎八千入赤谷，承裕、璘及河州防禦使蒲察秉鉉逆擊破之。宋步兵保西山，騎兵走赤谷。承裕遣部將唐括按答海率騎二百馳擊宋步兵，甲士蒙括挺身先入乘之，宋步兵大潰。追奔至皁郊城，斬二千餘級。猛安把添奴追宋騎兵，殺千餘人，斬楊雄、李珪于陣，馮興僅以身免。承裕進兵，克成州。

八年，罷兵，遷河南東路統軍使，兼知歸德府事，俄改知臨潢府事。賜金帶、重幣十端、銀百五十兩。大安初，召為禦史中丞。三年，拜參知政事，與平章政事獨吉思忠行省戍邊。烏沙堡之役，不為備，失利，朝廷獨坐思忠，詔承裕主兵事。

八月，大元大兵至野狐嶺，承裕喪氣，不敢拒戰，退至宣平。縣中土豪請以土兵為前鋒，以行省兵為聲援，承裕畏怯不敢用，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。土豪嗤之曰：「溪澗曲折，我輩諳知之。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，但謀走耳，今敗矣。」其夜，承裕率兵南行，大元兵踵擊之。明日，至會河川，承裕兵大潰。承裕僅脫身，走入宣德。大元遊兵

入居庸關，中都戒嚴。識者謂金之亡，決於是役。衛紹王猶薄其罪，除名而已。崇慶元年，起為陝西安撫使。至甯元年，遷元帥右監軍，兼咸平府路兵馬都總管，與契丹留可戰，敗績。改同判大睦親府事、遼東宣撫使。貞祐初，改臨海軍節度使，卒。

贊曰：曹劌有言：「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」夫兵以氣為主，會河堡之役，獨吉思忠、承裕沮喪不可複振，金之亡國，兆於此焉。

僕散揆

僕散揆，本名臨喜，其先上京人，左丞相兼都元帥沂國武莊公忠義之子也。少以世胄，選為近侍奉禦。大定十五年，尚韓國大長公主，擢器物局副使，特授臨潢府路赫沙阿世襲猛安。曆近侍局副使、尚衣局使、拱衛直副都指揮使，為殿前左衛將軍。罷職，世宗諭之曰：「以汝宣獻皇后之親，故令尚主，置之宿衛，謂當以忠孝自勵。日者乃與外人竊議，汝腹中事，朕不能測，其罷歸田里。」尋起為灤州刺史，改蠡州，入為兵部侍郎、大理卿、刑部尚書。

章宗即位，出為泰定軍節度使，改知臨洮府事。以政績聞。升河南路統軍使。陝西提刑司舉揆「剛直明斷，獄無冤滯。禁戢家人，百姓莫識其面。積石、洮二州舊寇皆遁，商旅得通」。於是進官一階，仍詔褒諭。

明昌四年，鄭王永蹈謀逆，事覺，揆坐嘗私品藻諸王，獨稱永蹈性善，靜不好事，乃免死，除名。未幾，複五品階，起為同知崇義軍節度使事。以戰功遷西北路副招討，進官七階，賜金馬盂一、銀二百兩、重彩一十端。複以戰功升西南路招討使兼天德軍節度使，賜金五十兩、重彩一十端。複出禦邊，當轉戰出塞七百里，至赤胡睹地而還。優詔褒諭，遷一官，仍許其子安貞尚邢國長公主，且許揆入謝，禮成，歸鎮。

會韓國大長公主薨，揆來赴，上諭之曰：「北邊之事，非卿不能辦。」乃賜戰馬二，即日遣還。揆沿徼築壘穿塹，連亙九百里，營柵相望，烽候相應，人得恣田牧，北邊遂寧。複以手詔褒諭，且欲大用，以知興中府事紇石烈子仁代之，敕盡以方略授子仁。既入，拜參知政事，改授中都路胡土愛割蠻世襲猛安。進拜尚書右丞。尋出經略邊事，還拜平章政事，封濟國公。

泰和五年，宋人渝盟，以揆為宣撫河南軍民使。上諭之曰：「朕即位以來，任宰相

未有如卿之久者，若非君臣道合，一體同心，何以及此。先丞相亦嘗總師南邊，效力先朝，今複委卿，諒無過舉。朕非好大喜功，務要寧靜內外。宋人屈服，無複可議，若恬不改，可整兵渡淮，掃蕩江左，以繼爾先公之功。」即以尚廄名馬、玉束帶、內府重彩及禦藥賜之。揆至汴，搜練將士，軍聲大振。會天壽節，特遣其子安貞賜宴。且命持白玉杯以飲揆，及上秋獵所親獲鹿尾舌為賜。宋人服罪，即罷宣撫使，召揆還。

六年春，宋人複數路來侵，取泗州，取靈璧，圍壽春。命揆為左副元帥以討之。揆至軍前，集諸將校告以朝廷吊伐之意，分遣將士禦敵。複取臨淮、蘄縣，而符離、壽春之圍亦解去，敵屢敗衄，悉遁出境。上即遣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持手詔勞問征討事宜，仍賜玉具劍一、玉荷蓮盞一、金器一百兩、重彩一十端。尋複以詔褒諭，賜玉鞍勒馬二及玉具佩刀、內府重彩、禦藥，以旌其功。

宋人既敗退，上欲進討，乃召揆赴闕，戒以師期，宴于慶和殿，親諭之曰：「朕以趙擴背盟，侵我疆埸，命卿措畫。曾未期月，諸處累報大捷。振我國威，挫彼賊鋒，皆卿之力，朕不能忘。」是日寵錫甚厚，特收其次子甯壽為奉禦，乃密授以成算，俾還軍。

十月，揆總大軍南伐，分兵為九路進。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、壽，至淮，宋人旅拒于水南。揆密遣人測淮水，惟八疊灘可涉，即遣奧屯驤揚兵下蔡，聲言欲渡。宋帥何汝礪、姚公佐悉銳師屯花靨以備。揆乃遣右翼都統完顏賽不、先鋒都統納蘭邦烈潛渡八疊，駐南岸。揆麾大軍直壓其陣。敵不虞我卒至，皆潰走，自相蹂踐，死于水者不可勝計。進奪潁口，下安豐軍，遂攻合肥，取滁州，盡獲其軍實。上遣使諭之曰：「前得卿奏，先鋒已奪潁口，偏師又下安豐，斬馘之數，各以萬計。近又西帥奏捷，棗陽、光化既為我有，樊城、鄧城亦自潰散。又聞隨州闔城歸順，山東之眾久圍楚州，隴右之師克期出界。卿提大兵攻合肥，趙擴聞之，料已破膽，失其神守。度彼之計，乞和為上，昔嘗畫三事付卿，以今事勢計之，徑渡長江，亦其時矣。淮南既為我有，際江為界，理所宜然。如使趙擴奉表稱臣，歲增貢幣，縛送賊魁，還所俘掠，一如所諭，亦可罷兵。卿宜廣為渡江之勢，使彼有必死之憂，從其所請而縱之，僅得餘息偷生，豈敢複萌他慮。卿於此時，經營江北，勞徠安集，除其虐政橫賦，以良吏撫字疲民，以精兵分守要害，雖未系趙擴之頸，而朕前所畫三事，上功已成矣。前入見時，已嘗議定，今複諄諄者，欲決卿成功爾。機會難遇，卿其勉之。」

既而宋帥丘濬果奉書乞和，揆以前五事諭而遣之。複進軍圍和州，敵以騎萬五千駐六合，揆偵知之，即以右翼掩擊，斬首八千級，進屯于瓦梁河，以控真、揚諸路之沖。

乃整列軍騎，畢張旗幟，沿江上下，皆金兵焉。於是江表震恐。宋真州兵數萬保河橋，複遣統軍紇石烈子仁往攻之，分軍涉淺，潛出敵後。敵見之大驚，不戰而潰，斬首二萬餘級，生擒其帥劉倪、常思敬、蕭從德、莫子容，皆宋驍將也。遂下真州。宋複遣陳璧來告和，揆以乞辭未誠，徒欲緩師，欲之。宋人既喪敗，不獲請成，乃決巨勝、成公、雷塘渚積水以為阻，盡焚其廬舍儲積，過江遁去。

揆以方春地濕，不可久留，且欲休養士馬，遂振旅而還。次下蔡，遇疾。詔遣宣徽使李仁惠及其子甯壽引太醫診視，仍遣中使撫問。泰和七年二月，薨。訃聞，上哀悼之，輟朝，遣使迎喪殯於都城之北。百官會吊，車駕臨奠哭之，賻銀一千五百兩、重幣五十端、絹五百疋，其葬祭物皆從官給。謚曰武肅。

揆體剛內和，與物無忤，臨民有惠政。其為將也，軍門鎮靜，嘗罰必行。初渡淮，即命徹去浮梁。所至皆因糧於敵，無饋運之勞。未嘗輕用士卒，而與之同甘苦，人亦樂為之用。故南征北伐，為一代名將雲。

抹撚史乂搭

抹撚史乂搭，臨潢路人也。其先以功授世襲謀克。史乂搭幼襲爵，守邊有勞。泰和六年，南鄙用兵，授同知蔡州防禦使事。

五月，宋將李爽圍壽州，田俊邁陷蘄縣，平章政事僕散揆謂諸將曰：「符離、彭城，齊魯之蔽，符離不守，是無彭城，彭城陷則齊魯危矣。」乃遣安國軍節度副使納蘭邦烈與史乂搭以精騎三千戍宿州。俊邁果率步騎二萬來襲，邦烈、史乂搭逆擊，大破之。邦烈中流矢。宋郭倬、李汝翼以眾五萬繼至，遂圍城，攻之甚力，城中叢射，敵不能逼。會淫雨潦溢，敵露處勞倦，邦烈遣騎二百潛出敵後突擊之。敵亂，史乂搭率騎蹂之，殺傷數千人。敵複聞援軍將至，遂夜遁。邦烈、史乂搭躡其後，黎明合擊，大破之，獲田俊邁。十月，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、壽，史乂搭為驍騎將中軍副統，克安豐軍，戰霍丘、花靨，功居多。十二月，從攻和州，中流矢卒。

史乂搭形不過中人，而拳勇善鬥，所用槍長二丈，軍中號為「長槍副統」。又工用手箭，箭長不盈握，每用百數，散置鎧中，遇敵抽箭，以鞭揮之，或以指鉗取飛擲，數矢齊發，無不中，敵以為神。其箭皆以智創，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。在北部守厭山營，敵尤畏之，不敢近。及死，將士皆惋惜之。

宗浩

內族宗浩，字師孟，本名老，照祖四世孫，太保兼都元帥漢國公昂之子也。貞元中，為海陵庶人入殿小底。世宗即位遼陽，昂遣宗浩馳賀。世宗見之喜，命充符寶祗候。大定二年冬，昂以都元帥置幕山東，宗浩領萬戶從行，仍授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。丁父憂，起複，承襲因閔斡魯渾猛安，授河南府判官。以母喪解，服闋，授同知陝州防禦使事。察廉能第一等，進官一階，升同知彰化軍節度使事，累遷同簽樞密院事，改曷蘇館節度使。

世宗謂宰臣曰：「宗浩有才幹，可及者無幾。」二十三年，征為大理卿，逾年授山東路統軍使，兼知益都府事。陛辭，世宗諭之曰：「卿年尚少，以卿近屬，有治跡，故以此授卿，宜體朕意。」因賜金帶遣之。二十六年，為賜宋主趙㬎生日使。還，授刑部尚書，俄拜參知政事。

章宗即位，出為北京留守，三轉同判大睦親府事。北方有警，命宗浩佩金虎符駐泰州便宜從事。朝廷發上京等路軍萬人以戍。宗浩以糧儲未備，且度敵未敢動，遂分其軍就食隆、肇間。是冬，果無警。北部廣吉剌者尤桀驁，屢脅諸部入塞。宗浩請乘其春暮馬弱擊之。時阻翊亦叛，內族襄行省事於北京，詔議其事。襄以謂若攻破廣吉剌，則阻翊無東顧憂，不若留之，以牽其勢。宗浩奏：「國家以堂堂之勢，不能掃滅小部，顧欲藉彼為捍乎？臣請先破廣吉剌，然後提兵北滅阻翊。」章再上，從之。詔諭宗浩曰：「將征北部，固卿之誠，更宜加意，毋致後悔。」宗浩覘知合底忻與婆速火等相結，廣吉剌之勢必分，彼既畏我見討，而複掣肘仇敵，則理必求降，可呼致也。因遣主簿撒領軍二百為先鋒，戒之曰：「若廣吉剌降，可就征其兵以圖合底忻，仍偵餘部所在，速使來報，大軍當進，與汝擊破之必矣。」合底忻者，與山只昆皆北方別部，恃強中立，無所羈屬，往來阻翊、廣吉剌間，連歲擾邊，皆二部為之也。撒入敵境，廣吉剌果降，遂征其兵萬四千騎，馳報以待。

宗浩北進，命人齎三十日糧，報撒會于移米河共擊敵，而所遣人誤入婆速火部，由是東軍失期。宗浩前軍至忒里葛山，遇山只昆所統石魯、渾灘兩部，擊走之，斬首千二百級，俘生口車畜甚眾。進至呼歇水，敵勢大蹙，於是合底忻部長白古帶、山只昆部長胡必剌及婆速火所遣和火者皆乞降。宗浩承詔，諭而釋之。胡必剌因言，所部迪列土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，乞討之。乃移軍趨移米，與迪列土遇，擊之，斬首三百級，赴水死

者十四五，獲牛羊萬二千，車帳稱是。合底忻等恐大軍至，西渡移米，棄輜重遁去。撒與廣吉剌部長忒里虎追躡及之，於窓里不水縱擊大破之。婆速火九部斬首、溺水死者四千五百餘人，獲駝馬牛羊不可勝計。軍還，婆速火乞內屬，並請置吏。上優詔褒諭，遷光祿大夫，以所獲馬六千置牧以處之。明年，宴賜東北部，尋拜樞密使，封榮國公。初，朝廷置東北路招討司泰州，去境三百里，每敵入，比出兵追襲，敵已遁去。至是，宗浩奏徙之金山，以據要害，設副招討二員，分置左右，由是敵不敢犯。

會中都、山東、河北屯駐軍人地土不贍，官田多為民所冒占，命宗浩行省事，詣諸道括籍，凡得地三十余萬頃。還，坐以倡女自隨，為憲司所糾，出知真定府事。徙西京留守，複為樞密使，進拜尚書右丞相，超授崇進。時懲北邊不寧，議築壕壘以備守戍，廷臣多異同。平章政事張萬公力言其不可，宗浩獨謂便，乃命宗浩行省事，以督其役。功畢，上賜詔褒賚甚厚。撒里部長陀括里入塞，宗浩以兵追躡，與僕散揆軍合擊之，殺獲甚眾，敵遁去。詔征還，入見，優詔獎諭，躐遷儀同三司，賜玉束帶一、金器百兩、重幣二十端，進拜左丞相。

宋人畔盟，王師南伐，會平章政事揆病，乃命宗浩兼都元帥往督進討。宗浩馳至汴，大張兵勢，親赴襄陽巡師而還。宋人大懼，乃命知樞密院事張岩以書乞和。宗浩以辭旨未順卻之，仍諭以稱臣、割地、縛送元謀奸臣等事。岩複遣方信孺齎其主趙擴誓稿來，且言擴併發三使，將賀天壽節及通謝，仍報其祖母謝氏殂，致書于都元帥宗浩曰：

方信孺還，遠貽報翰及所承鈞旨，仰見以生靈休息為重，曲示包容矜軫之意。聞命踴躍，私竊自喜，即具奏聞，備述大金皇帝天覆地載之仁，與都元帥海涵春育之德。旋奉上旨，亟遣信使通謝宸庭，仍先令信孺再詣行省，以請定議。區區之愚，實恃高明，必蒙洞照，重布本末，幸垂聽焉。

兵端之開，雖本朝失於輕信，然痛罪奸臣之蔽欺，亦不為不早。自去歲五月，編竄鄧友龍，六月又誅蘇師旦等。是時大國尚未嘗一出兵也，本朝即捐已得之泗州，諸軍屯於境外者盡令徹戍而南，悔艾之誠，於茲可見。惟是名分之諭，今昔事殊，本朝皇帝本無佳兵之意，況關係至重，又豈臣子之所敢言？

江外之地，恃為遮罩，儻如來諭，何以為國？大朝所當念察。至於首事人鄧友龍等誤國之罪，固無所逃，若使執縛以送，是本朝不得自致其罰於臣下。所有歲幣，前書已增大定所減之數，此在上國，初何足以為重輕，特欲藉手以見謝過之實。儻上國諒此至

情，物之多寡，必不深計。矧惟兵興以來，連歲創殘，賦入屢蠲，若又重取於民，豈基元元無窮之困，竊計大朝亦必有所不忍也。于通謝禮幣之外，別致微誠，庶幾以此易彼。

其歸投之人，皆雀鼠偷生，一時竄匿，往往不知存亡，本朝既無所用，豈以去來為意。當隆興時，固有大朝名族貴將南來者，洎和議之定，亦嘗約各不取索，況茲瑣瑣，誠何足雲。儻大朝必欲追求，尚容拘刷。至如泗州等處驅掠人，悉當護送歸業。

夫締新好者不念舊惡，成大功者不較小利。欲望力賜開陳，捐棄前過，闊略他事，玉帛交馳，歡好如初，海內寧謐，長無軍兵之事。功烈昭宣，德澤洋溢，鼎彝所紀，方冊所載，垂之萬世，豈有既乎！重惟大金皇帝誕節將臨，禮當修賀，兼之本國多故，又言合遣人使，接續津發，已具公移，企望取接。伏冀鑒其至再至三有加無已之誠，亟踐請盟之諾，即底于成，感戴恩德永永無極。誓書副本慮往復遷延，就以錄呈。

初，信孺之來，自以和議遂成，輒自稱通謝使所參議官。大定中，宋人乞和，以王抃為通問使所參議官，信孺援以為例。宗浩怒其輕妄，囚之以聞。朝廷亦以其為行人而不能孚兩國之情，將留之，遣使問宗浩。宗浩曰：「今信孺事既未集，自知還必得罪，拘之適使他日有以藉口。不若數其恌易，而釋遣之使歸，自窮無辭以白其國人，則擴、侂胄必擇謹厚者來矣。」於是遣之，而複張岩書曰：

方信孺重以書來，詳味其辭，於請和之意雖若婉遜，而所畫之事猶未悉從，惟言當還泗州等驅掠而已。至於責貢幣，則欲以舊數為增，追叛亡，則欲以橫恩為例，而稱臣、割地、縛送奸臣三事，則並飾虛說，弗肯如約。豈以為朝廷過求有不可從，將度德量力，足以背城借一，與我軍角一日勝負者哉？既不能強，又不能弱，不深思熟慮以計將來之利害，徒以不情之語形於尺牘而勤郵傳，何也？

兵者兇器，佳之不祥，然聖人不得已而用之，故三皇、五帝所不能免。夫豈不以生靈為念，蓋犯順負義有不可恕者。乃者彼國犯盟，侵我疆埸，帥府奉命征討，雖未及出師，姑以逐處戍兵，隨宜捍禦，所向摧破，莫之敢當，執俘折馘，不可勝計，餘眾震懾靡然奔潰。是以所侵疆土，旋即底平，爰及泗州，亦不勞而複。今乃自謂捐其已得，斂軍徹戍，以為悔過之效，是豈誠實之言！據陝西宣撫司申報，今夏宋人犯邊者十餘次，並為我軍擊退，梟斬捕獲，蓋以億計。夫以悔艾罪咎，移書往來丐和之間，乃暗遣賊徒突我守圉，冀乘其不虞，以徼幸毫末，然則所為來請和者，理安在哉！

其言名分之諭，今昔事殊者，蓋與大定之事固殊矣。本朝之于宋國，恩深德厚，莫可殫述，皇統謝章，可概見也。至於世宗皇帝俯就和好，三十年間恩澤之渥，夫豈可忘？江表舊臣於我，大定之初，以失在正隆，致南服不定，故特施大惠，易為侄國，以鎮撫之。今以小犯大，曲在於彼，既以絕大定之好，則復舊稱臣，於理為宜。若為非臣子所敢言，在皇統時何故敢言而今獨不敢，是又誠然乎哉！又謂江外之地將為遮罩，割之則無以為國。夫藩籬之固，當守信義，如不務此，雖長江之險，亦不可恃，區區兩淮之地，何足遮罩而為國哉！昔江左六朝之時，淮南屢嘗屬中國矣。至後周顯德間，南唐李景獻廬、舒、蘄、黃，畫江為界，是亦皆能為國。既有如此故實，則割地之事，亦奚不可！

自我師出疆，所下州軍縣鎮已為我有，未下者即當割而獻之。今方信孺齎到誓書，乃雲疆界並依大國皇統、彼之隆興年已畫為定，若是則既不言割彼之地，又翻欲得我之已有者，豈理也哉！又來書雲通謝禮幣之外，別備錢一百萬貫，折金銀各三萬兩，專以塞再增幣之責，又雲歲幣添五萬兩疋，其言無可准。況和議未定，輒前具載約，擬為誓書，又直報通謝等三番人使，其自專如是，豈協禮體。此方信孺以求成自任，臆度上國，謂如此徑往，則事必可集，輕瀆誑紿，理不可容。

尋具奏聞，欽奉聖訓：「昔宣、靖之際，棄信背盟，我師問罪，嘗割三鎮以乞和。今既無故興兵，蔑棄信誓，雖盡獻江、淮之地，猶不足以自贖。況彼國嘗自言，叔父侄子與君臣父子略不相遠，如能依應稱臣，即許以江、淮之間取中為界。如欲世為子國，即當盡割淮南，直以大江為界。陝西邊面並以大軍已占為定據。元謀奸臣必使縛送，緣彼懇欲自致其罰，可令函首以獻。外歲幣雖添五萬兩疋，止是複皇統舊額而已，安得為增？可令更添五萬兩疋，以表悔謝之實。向汴陽乞和時嘗進賞軍之物，金五百萬兩、銀五千萬、表段里絹各一百萬、牛馬騾各一萬、駝一千、書五監。今即江表一隅之地。與昔不同，特加矜憫，止令量輸銀一千萬兩以充犒軍之用。方信孺言語反復不足取信，如李大性、硃致知、李璧、吳琯輩似乎忠實，可遣詣軍前稟議。據方信孺詭詐之罪，過於胡昉，然自古兵交，使人容在其間，姑放令回報。」伏遇主上聖德寬裕光大，天覆地容，包荒宥罪，其可不欽承以仰副仁恩之厚！儻猶有所稽違，則和好之事，勿複冀也。夫宋國之安危存亡，將系於此，更期審慮，無貽後悔！

泰和七年九月，薨於汴。其後宋人竟請以叔為伯，增歲幣，備犒軍銀，函奸臣韓侂胄、蘇師旦首以獻而乞盟焉。訃聞，上震悼，輟朝，命其子宿直將軍天下奴奔赴喪所，仍命葬畢持繪像至都，將親臨奠。以南京副留守張岩叟為敕祭兼發引使，莒州刺史女奚列孛葛速為敕葬使，仍摘軍前武士及旗鼓笛角各五十人，外隨行親屬官員親軍送至葬所，

賻贈甚厚。謚曰通敏。

贊曰：金自宗弼渡江而還，既而畫淮為界。厥後海陵哮眾舉兵，國用虛耗，上下離心，內難先作。故世宗之初，章宗之末，有事于南，皆非得已，而詳問之使每先發焉。侂胄狂謀誤國，動非其時，取敗宜也。揆、宗浩雖師出輒捷，而行成之使，不拒其來。儀幣書辭，抑揚增損之際，有可藉口，即許其平矣。函首之事，宋人亦欲因是以自除其禍耳。雖然，揆、宗浩常勝之家，史乂搭驍勇之將，三人相繼而死，和議亦成，天意蓋已休息南北之人歟？